

李榮美

##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



燈下隨筆

我們菲華社會像個萬花筒，充滿了各樣各色的人物，我們每天閱報，看到的都是一些社團的就職典禮，花樣十足，新移民的華僑更是喜歡大張旗鼓，而本地華裔的子女，大部份已跟華人社團脫節，對我華社的組織皆不感興趣，已經主動地融合於菲主流社會，所以華社超過一半的社團皆是控制在「新僑」的手中，所以我們的華人社會就被瓜分為兩個不同的世界，這是大勢所趨，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如今，僅存的華校，除了一些比較有規模的學校以外，很多小學校都是利不及費，慘澹經營，而學生是以中菲混血兒或是純種的菲人為多，失去了我們辦華校的真正意義。所以華文教育經過了這四、五年新冠肺炎的肆虐之下，華校華文的水準亦是相對地下降，所以我們這些支持文教事業的人士，應該再接再厲，力爭上游，迎頭趕上，再度為復興華教事業而努力，我們必須迎合大時代的挑戰，肩負弘揚中華文化，支持華文教育而努力。

最近我寫了很多立身處世的文章，我今天要與各位研討的是一個字「寡」。所謂寡，就是代表孤獨，不與人家合群，自己做人的本意，失去丈夫的女人被稱為「寡婦」，皇帝後宮佳麗是以數千計，但他往往自稱為「寡人」，所以我們可以說「寡」字涵義很深，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釋「寡」字真正的意義。

（一）寡言養氣：

基督教的聖經教導我們說：「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口唇就有智慧」，俗語

說：「言多必失」，又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一個喜歡亂講話的女人，我們將之稱為「潑婦」，一個喜歡亂講話的男人被稱為「莽夫」也，媒人常常會以假亂真，所以舊典故中才有「三人五目過後、沒有長短腳話」的騙人術語，說好話宛如金蘋果放在銀的籃子裏，「良言一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所以言多必失，是萬古不變的定律，寡言養氣就是沉默的人才才有高昂的氣質。

（二）寡事養神：

如果我們在大庭廣眾之中，不再高談闊論，講話中規中矩，只講重點，不要自吹自擂，不必大放厥詞，人家反而會尊重你，敬佩你，所以我們說寡事養神，一切從簡，不要言過其實，三思而後行。

（三）寡思養精：

我們為人做事，不要超過我們的能力，也不必勉強，樣樣事情都要經過大腦思考以後才去處理。所謂「適可而止」。

（四）寡念養性：

我們要懂得如何去處理我們的時間表。

不要把我們剩下不多的時間白白地浪費掉，對我來說，我常常把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先安排，甚至每星期要做的重要事情也準備就緒，才不會臨時抱佛腳，不知道如何去面對，還有一點，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去解決任何的難題，還是困境，更不要與自己「過不去」。

今天就談到這裏，以後我們再來討論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難題，我們是活在今天，面對著明天，忘記昨天，歡歡樂樂地過一天。

陳淳淳



原鄉走廊

## 移動的風景

人類樂於將某幾種景象綜合成一個景觀，請能工巧匠按照設計師的圖紙建造，最終成為了固定於一隅的風景區。每當遊覽這類的人造景區，引人歎服的並不是那組裝的景色，而是那設計者的智慧與能工巧匠的才藝。人造景區是不會移動的風景，它的價值在於人類的智慧與技藝。真正的風景是會移動的，那就是大自然的美景。大自然的景象每分每秒都在移動中變幻著景色；抬頭之間是雄偉壯麗，回眸之時是清雅淡然；行走時流光溢彩迎面而來，靜站時姍紫嫣紅左右視線。清晨看山，清新俊秀，中午看山，蒼勁壯實，傍晚看山，沉穩逸然。遠看山有色，近看山有情。這就是大自然移動風景的魅力。大自然賦予的美景，只要你有顆會感動的心、能欣賞的情，美麗的風景就在你的動靜之中展現。

美麗的風景總是讓人賞心悅目，如果你稍加留意，你便會發現，走在那條上下班必經的路上，景象每天都在變化，形成不同的景觀。

你可以在閒步中，欣賞那些正在移動中的風景，或是在車窗中欣賞那流動的景觀，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是美妙的旋律，是飄然的愜意。移動的風景不僅給人帶來了賞心悅目的享受，還可以舒緩疲憊的精神，調劑鬱悶的心情。

人人都有審美的心理，然而並非人人都有審美的情趣，倘若沒有審美的情趣，是領略不到那蘊含於大自然中的美景，也發現不了在晝夜更替中景物移動的現象。人人都

有欣賞的願望，然而並非人人都有欣賞的心胸，倘若沒有欣賞的心胸，任何美的事物也容納不了。

一座橋，在詩人的眼裡是浪漫的景觀，在農夫的眼中是連接生活的希望。同一景像在不同角度中觀賞，會產生不同的現象。文人是沿著一個現象繞一圈，挖掘其最美的核心點來審美、欣賞。哲人從一點現象剖開，把全局毫不留情地呈現出來，然後客觀地一點一點地進行論證，來證明全景之美醜。庸人以一點現象來肯定全景，主觀地堅持其己見，毫無顧及其他角度之觀點，以己之觀點來下定義，掩蓋了一大片真實的景觀。

大自然無私地奉獻所有的景象，而現代人卻以一個「忙」字，忽略了大自然這些活色生香、翩然律動的美景。一個「忙」字，替代幾多懶惰；一個「忙」字，可以生出許多借口；一個「忙」能夠覆蓋所有責任。「忙」，原本是生活中的一個勞動內容，如今已成了現代都市的一種時髦現象，現代人把那些沒有履行的義務歸咎於「忙」，以一個「忙」字概括了整個生活的內容。

因為「忙」而感受不到陽光的熱情；因為「忙」而忽略了身邊的情景；因為「忙」而喪失了欣賞的趣味；因為「忙」而缺乏了審美的素質。在「忙」的世界裡，一張張渴望的臉上掛著一份屬於自己的夢想。人們試圖用「忙」來實現人生的價值，卻忽視了生命的感受、心靈的需求。在「忙」人們的眼裡，感受不到大自然的律動，當然也看不到大自然中移動的風景，只任憑生活在「忙」中無色無香地走過春夏秋冬。

2023年9月11日

鄭亞鴻

## 故鄉詠歎調



談今論古

我的故鄉在南安市官橋鎮成竹村巖前自然村，村莊背靠五峰山。五峰山的主峰頂，有一塊巨石形似寶珠，叫寶珠石。寶珠石下面，有萬噸巨石作屋蓋始建於隋末唐初的一片寺。我猜想，也許是村後山上有這些巨大的岩石，先輩才將村莊命名為巖前。村前有一條小溪，溪水清澈；而村後則是一大片龍眼樹，光我家就有20多棵，是我爺爺赴菲律賓前種的。

我們村背山面水，山清水秀，實則藏龍臥虎。一個小小的自然村，居然出了兩位名人：鄭成竹、鄭龍溪。他們都被列為當代閩南名人，又分別代表著我們村的村情。

鄭成竹是一位革命烈士，成竹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也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行政村。鄭成竹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在南安師範讀書的鄭成竹組織領導了反對反動當局的「五·二七」學潮，後任中共泉州中心縣委宣傳區委宣傳委員，並在家鄉成立了「一片」黨支部和武工隊，1948年壯烈犧牲。我的父親、鄭成竹的同學、戰友當時被黨組織派到南安羅東任晉南永工委羅東區工委书记。臨解放，巖前村又有兩位武工隊員英勇犧牲。解放後，成竹村被評為革命老區基點村。

故鄉是紅色村莊，紅色血脈應廣續。我為故鄉所作的最有意義的事就是前幾年與鄉親密切配合，建成「成竹革命史跡紀念館」，讓先烈的光榮事跡得以在故鄉展現。

鄭龍溪則是菲律賓著名華商。他15歲隨其父到菲律賓，經打拼從一個小雇工一躍成為富甲一方的華商、菲華社團的頭面人物，歷任菲律賓鄭氏宗親總會理事長、菲華商聯總常務理事兼工商委員會主任、副理事長、執行副理事長，1976年至1981年連任菲華商聯總第一屆、十二屆理事長，第十三屆、十四屆名譽理事長。解放前，因家鄉窮，我們村還有很多人到菲律賓，包括我爺爺。有一位堂伯公從菲律賓回國後曾任官橋鎮僑聯主席。我小時候的幾個夥伴現在都旅居菲律賓。

故鄉也是一個僑鄉村，許多鄉親在異

國打拼，省吃儉用，然後回故鄉蓋起了洋樓。這些洋樓飽含著海外遊子對故鄉的眷戀和鄉愁。

我在故鄉度過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父母親在外工作，在我上學之前把我留在家鄉讓奶奶帶。奶奶對我這個長孫十分寵愛。我和小夥伴不是在小溪玩水捉魚，就是爬上龍眼樹上玩耍，在古大厝裡捉迷藏。每逢寒暑假，在外當老師和上大學的親友都回來了，其中包括從事教育工作的我父母，也包括我們前後幾家的5位大學生，我二叔上的是廈門大學，一位堂叔上的是復旦大學。村莊頓時顯得格外熱鬧，他們給我們講外面的故事，帶我們到山上的一片寺遊玩。特別高興的是春節，家家戶戶喜氣洋洋，蒸糕做粿炸裏，我們不僅有好吃的，還放鞭炮跳火群。村裡還有一個叫王明的，30左右歲，有些傻，整天一手提著畚箕，一於拿著竹夾子在村中遊走，口中喊著「有豬屎牛屎狗屎倘賣無」。他不會打人，只會對人傻笑，但我們小孩子都怕他……這就是我兒時對故鄉的印象。

如今，故鄉鄉親們生活變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很多人家蓋起三四層樓房，並擁有小車，過上了小康生活。然而，由於之前開山取石，造成水土流失，村前那條清澈的小溪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南（安）石（井）高速公路；村後的龍眼林也不見了，被新建的樓房和廠房所取代；村裡的年輕人大多外出經商或打工，孩子也被帶到城鎮上學，村裡的小學撤銷了；留在村裡的幾乎都是老年人，華僑當年蓋的洋樓、大厝無人居住。村莊，顯得有些寂寞……

然而，故鄉畢竟是故鄉，那裡有我的搖籃血跡，那裡有我童年的足跡和夢想，那裡有爺爺建的護厝小樓，那裡安葬著爺爺奶奶。正如作家魏巍所說：「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人總是愛他的故鄉的。儘管他鄉的水更甜、山更青，他鄉的少女更多情，他鄉的花草湖光更溫柔，然而，人仍然是愛他的故鄉的……」

是的，故鄉永遠是故鄉，無論我離開故鄉多久，總有一種無法割捨的故鄉情懷。有人將故鄉比喻為一首歌，在我看來，它是一首久唱不衰的老歌，一首詠歎調！

蘇麗莎

## 父債子還？



寶島來鴻

朋友父親經商失敗導致債台高築，在不堪打擊之下，竟然尋短身亡。朋友的親人紛紛叮嚀他說，要趕緊辦理繼承財產登記，以免他必須背負父親龐大的債務，拖累他的大半生。朋友起初猶豫不決，頗為掙扎，因為雖然站在法律立場，他可以選擇不承擔父親的債務，但站在道義上，他又覺得自己有義務代父還債，但苦於自己能力有限，又得養家糊口，實在無能為力，因此，只有聽從親友的勸告，忍痛地向法院申請拋棄財產繼承。

已故前菲律賓總統馬可斯的獨子蒙蒙日前到選舉署提交候選人資格申請，正式宣佈參選2022年總統大選，他的參選遭到廣大反對派

的極力反對，認為他的父親在執政期間涉及盜竊國庫，大量刮取不義之財，且實施軍統（戒嚴），用強硬手段，對付、甚至於殺害許多反對黨的成員，罪孽深重，馬家對不起國家人民，蒙蒙應當承擔父親的罪過向軍統時期的受害者家屬道歉，還須賠償國家的損失。

站在法律上，蒙蒙不需要承擔父親的罪過，所謂個人罪過個人當，然而它馬的罪過牽涉的層面頗廣，包括國家財經問題，因此在道義上，情理上，蒙蒙可以藉由擔任公職或從事社會服務工作，貢獻自己的能力，為謀求國家的利益及人民的福利而努力，把馬家取得之不義之財歸還國庫，為父親的過失做補償，讓民眾對馬家的怨恨逐漸淡化甚至消除，不過，如果是蒙蒙個人犯下重大過錯而喪失參選總統的資格，則另當別論。

王強

## 塔，作為閩南文化的象徵



絲路溯源

泉州，曾為宋元時期中國海洋貿易的中心，世界遺產名錄中精選22處歷史文化遺跡，以代表宋元時期中國的港口之城泉州。這22處世界遺產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代表泉州的人文社會聯繫與文化精神，而非塔莫屬。另一類則是代表陶瓷等海貨產品的產地與山海物流聯繫設施，以橋為代表。

宋代初期，八角石塔初現，或起源於印度佛塔的七級浮屠，但巧嵌中國審美，結合了八角樓閣的木構建築，宛如一幅閩南沿海美好生活的願景。尤其在明代萬曆年間（1607），地震頻繁，城池成為廢墟，唯有古城東西雙塔倖免於災難。這兩座堅不可摧的塔，如同歐亨利所述，《最後一片葉子》中的信念之力，成為了民眾精神的支柱。因此，石塔成為泉州文化的象徵，蘊含著深厚的文化精髓。從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印度南部居八丹之平原赤石圍繞，高數丈土磚塔，「漢字書雲，鹹淳三年八月，畢工，中國之人其年販彼，為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泉州石獅寶蓋山上高聳石塔、石湖港林鑾古渡六勝塔，乃至古城東西雙塔點綴城市與港灣，枚不勝舉。故宋人風雅，立塔以明志，塔是文化精神之象徵。

海邊人與海洋持續對話與實踐中，形成對海洋與生活的獨特理解。海邊人以海為生，縱橫四海，對「三十而立」理解是三十歲看淡生死，但一定要出人頭地，塔蘊含泉州兒女的情感、價值觀與精神風貌。故李贄以《塔橋圖》題：「立如東西塔，臥似洛陽橋」，塔頂天立地，橋渡人渡己，成泉州人行事準則。再則，若欲窺探宋元泉州之繁榮源由，橋應為另一文化象徵。宋時泉州舉萬民之力興建了200多座石橋，民間眾籌鋪橋造路，促使跨行業和跨區域的經濟融合，助推了沿海地區的繁榮，並通過河流和橋樑將泉州與周邊和內陸地區緊密相連，為今日閩南地區的版圖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17世紀，西方的航海者們抵達了閩南的海濱，他們眺望著高山，而石塔屹立於山巔，成為了他們眼中的地標。因此，這些石塔成為了航海圖譜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閩南之八角塔音譯為Pagoda，傳入歐洲。同時，對於離鄉背井的閩南航海者而言，當他們踏上遠航之船，望著港口山上高塔漸行漸遠，故土情深歷歷在目。

尤其是19世紀初，閩南鄉村陷於困頓，人紛紛赴南洋謀生計，姑嫂塔成為故鄉之思念與回憶。誠如宋人所言：「心安即吾鄉」，故，潮漲潮落之間，閩南僑民漂洋過海，安家立業，繁衍生息，皎月之下，乃為家國之所。

猶記年輕人告別故鄉，登舟遠航，離別即別終生，歸鄉之望渺茫。憶蘇東坡之《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吾行南洋之呂宋島訪華僑義山，想起其文中之語：「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

自唐至宋元，閩南海濱人四海縱橫追求新機遇，遐邇聞名。然，歸來者時眾時寡，故民眾出資，在泉州石獅海濱寶蓋山巍然矗立姑嫂塔，石湖港口之六勝塔，保佑航行平安，塔就成了成為航道指引標誌。此二港口之石塔，均名「萬壽塔」，然港口居民習稱港口塔為石湖塔而山上塔為姑嫂塔。

古人云：「跑馬走船，三分命」，此言切實深刻，言及了人生無常之實。然而在閩南兒女的生活哲學中，石塔不僅寄托了對生命的渴望與美好生活的嚮往，同時也代表著閩南人對生存哲學的思索，他們渴望不僅在當下生活，更願將自己的足跡留存千古。石塔成為了那些閩南遊子在波瀾壯闊的人生旅途中所取得的成就的象徵。無論他們的旅程如何，港口邊的石塔都成了他們海外歸來的生命燈塔。

這些石塔，如同高聳的航海燈塔，照亮了閩南人前行的航程。它們不僅屹立於海濱巍峨之巔，也聳立於閩南人心田，象徵著堅韌與信念之光輝。無論身在何處，只需仰望這些石塔，皆能感受到故土的溫暖和力量的注入，都能聆聽到成功的呼喚和希望的迴響。泉州港口高山上的石塔，實際上是一座座故事的見證者。它們銘刻了閩南人的奮鬥歷程，見證了他們的堅韌不拔與前行的勇氣。每一座石塔都承載著閩南兒女的情感和記憶，傳揚著他們的夢想與追求。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Android 客戶端下載